

廣東文史資料

第一輯 (上)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弁 言

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根据周恩来主席在全国政协一次茶会上号召“具有丰富经历的老年人士，把他们的亲身经历和见闻纪录下来，传之后代”的指示，参照全国政协的办法，設立了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来专门負責計劃組織和推动省政协的委員們和各方面有关人士，进行对清末以来至1949年解放前各个历史时期史料的收集撰写和研究的工作。一年多来，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密切关怀以及各有关方面的支持协助下，史料征集工作，获得了不少成绩。许多政协委员和有关人士都热情洋溢，踊跃响应党的号召，投入撰写工作，在送来的许多稿件中，有不少是具有第一手史料价值的。现在本会决定編印“文史資料选輯”，以便将收集得来的稿件陸續出版。这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保存和积累資料，供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另一方面将能进一步推动史料撰写工作的开展。

本“选輯”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不公开面向群众宣传。征稿和編輯方針，均按上級指示精神，对作者主要要求他們把亲身经历过的和亲自見聞的史实毫无顧虑地如实反映出来，撰写者可以不拘观点，不限体裁，不求完整，只要有一定史料价值，我們一律欢迎。对于同一历史事实而所书有出入的也可以各存其是，不强求一致。在此，我們还必须說明，我們的責任只是为历史的編写提供真实詳尽的素材，以便于历史工作者占有更多的真实可靠的材料，来闡明我国近代社会的深刻变化和发展規律，因此，这些資料

不同于历史，还必须通过历史科学工作者运用科学的历史观点和方法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才能得出较全面正确的结论。

党对史料征集工作曾指出：这个工作不仅是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新的内容。经验证明，史料的征集工作，是充分调动具有丰富社会经历的各方面人士的积极因素，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相当有效的方法之一。这一工作在广东来说还有其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自鸦片战争和辛亥革命以来，广东有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和著名人物，都和从清末至1949年解放前全国各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息息相关。这里发生的重大事件，往往就是全国性的事件。这些史实有迫切把它纪录下来的必要。因此我们恳切希望，曾经参与过各项历史事件的老前辈，以及祖国社会具有丰富经历的各方面人士，都深刻领会周恩来主席的指示精神，积极参加史料撰写工作，踊跃投稿，尽到自己所能尽的一分力量。这部“选辑”的编印，由于我们缺乏经验，难免存在不少缺点，请读者对我们这项工作多提意见，更欢迎读者对我们所编辑的史料能够给予补充和订正。

1961年5月

目 录

一九一七年护法时期广东援閩粵軍的建立	
和援閩回粵援桂各个战役的胜利·····	张藤村 (1)
从龙济光入粵到粵軍回師期間的广东政局·····	辛朝加 陆 沛 (16)
“白馬会盟”前后回忆·····	莫 雄 (31)
孙中山先生就非常伟大总统职纪略·····	罗翼群 (43)
陈济棠統治广东泉象·····	李溶之 (46)
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发动西广	
“六一”事变经过·····	閔宗鼎 (86)
“福建人民政府”运动·····	許錫清 (103)
福建事变中我代表李济深、陈銘枢	
赴广西和瑞金洽談经过·····	尹时中 (118)
福建事变中十九路軍在閩西南活动回忆·····	李汉冲 (126)
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 (上) ·····	馬 湘 (139)
我身历的辛亥革命片断·····	卓仁机 (153)
清末广东的賭——閩姓·····	商衍鏊 (161)
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征集文史資料参考題目·····	(171)
再版后記·····	(177)

4798/01

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发动 两广“六一”事变经过

閻宗騷

一、事变前半独立状态的两广

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自从1929年与张发奎，1930年与馮玉祥、閻錫山联合反蔣都先后失败后，从此桂系力量已成强弩之末，孤立无助，形势岌岌可危。不久蔣介石与胡汉民发生冲突，蔣于1931年2月28日将胡扣留。胡的党羽古应芬南来广东游說陈济棠，联合李、白反蔣救胡，陈表示同意，随即进入广西的部队撤回广东，实行与李、白联合反蔣。并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員非常會議，成立与南京對抗的国民政府，选举汪精卫、孙科、古应芬为常务委員。此时陈銘枢（当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因其嫡系部队蔣光鼐、蔡廷鍔两个整編师，早經蔣介石調往江西省准备进攻紅軍，而感到形势孤立，借出巡为名潜赴香港以观时变。至此广东全省尽为陈济棠势力占有。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宁粵双方在所謂“合作御侮”的幌子下，在上海召开“和平會議”，蔣介石把胡汉民释放，广州将“国民政府”撤銷，但后又成立国民党中央委員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員會，形成了半独立

的状态。該部会由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林云陔、萧佛成、邓泽如、邹鲁等为常务委员，实际上广东党政军大权全归陈济棠独揽。当时广东省政府主席林云陔等不过各位而已。

西南两部会成立后，儼然成为与南京对抗的西南政治中心。湖南省軍閥何鍵，有时来粵联系，并派代表张某常川駐粵。贵州省軍閥王家烈派代表张藎良及其亲信王某駐粵，并派其妻万淑貞經常来粵联络。云南省軍閥龙云派代表李云谷，四川省軍閥刘湘派代表郑紹丞常川駐粵。各省政客如北方的任援道，云南胡若愚、唐继虞，四川但懋辛、张表方（张瀾）等經常往粵活动。馮玉祥、閻錫山、张学良等，亦常派代表往来广州。十九路軍調駐福建省后，亦与两广联系，派翁桂清駐粵設办事处。两广声势益大，蒋介石大为震惊，认为是心腹大患。

陈济棠自封为国民革命軍第一集团軍总司令。为维护和巩固他的“南天王”地位，保持半独立状态的局面，于是拼命搜刮民财，大开烟賭和遍設苛捐杂稅，积极扩編军队。但陈性猜疑，忌李宗仁、白崇禧过去資望出己之上，恐防对己不利，諸多猜測，李宗仁因此經常留粵，而将广西完全交白崇禧負責。李偶然回广西住稍久，陈即紛电催促来粵，李則利用留粵的机会，伺机进說陈反蔣。但李虽多次进說，陈不为所动。由于两陈迷信鬼神，李借此入手，与陈維周过从甚密，并周旋于其亲信术士之間，投其所好，結果陈終于实行反蔣。此固由于其后陈为蔣所迫，而陈維周及各术士对陈亦不无一定影响。据說陈維周于1936年初往南京見蔣介石，携溫香远，詹天眼同行。陈維周于見蔣后，将所見蔣的相格轉告溫詹两人，他們就断定蔣的气运已尽，伯公（陈济棠別号伯南）气运当阳，可取而代之，机不可失。陈維周見蔣返

粵后，陈济棠反蔣之意益决，李乘机再进說，陈即毅然应之。

远在1927年北伐期間，除蔣介石兼任国民革命軍第一集团軍总司令外，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由国民政府任命为第二、三、四集团軍总司令。李宗仁此时仍沿用第四集团軍总司令名义，以白崇禧为副总司令。李、白反蔣几次失敗，已有了丰富的經驗教訓。1932年成立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员会后，李宗仁为坚定陈济棠的信心，并为便于与各省軍閥实力派的代表联系起见，以西部会常务委員的身份，常川駐粵，而将广西党政軍大权交由白崇禧全权負責处理。第四集团軍轄下，只有两个軍，第七軍軍长廖磊，第十五軍軍长夏威，每軍三个师，总參謀长李品仙，參謀长张任民。李、白鉴于过去反蔣屡次失敗的經驗，广西又穷，平时不能多养兵員，更重要的是增购新式武器，加强战斗实力，因此尽力搜刮广西的民脂民膏，大购軍械。向德国洋行购买四万枝新式七九步枪，三、四百挺輕重机关枪，又向法国购买新式迫击炮数十門和山炮十多門，重炮八門，又向英国购买水陆两用坦克車数輛。建立航空学校，以林伟成为校长，向英国远东公司购买飞机，訓練空軍人才。成立民团干部学校，訓練民团干部，及扩大广西軍官学校，訓練大批軍官。

广西全省实行所謂“三自”，“三离”和三位一体的政策。所謂“三自”，是指“自治”、“自卫”、“自給”。所謂“自治”，是广西人治理广西，換句話說，就是让李、白集团永远残酷統治广西，奴役广西人民。他們为了貫徹所謂“自治”有其一套欺騙人民手段。他們借口反对蔣介石中央集权，主张地方均权。提出口号“建設广西”“复兴中国”，达到广西半独立状态。广西全省县以下建立区、乡

(鎮)、村三級政權制，以區、鄉、村長分別統治之。區、鄉、村遍設區民、鄉民、村民大會，以地主豪紳主持之。制訂各種“公約”；便利地主壓迫農民。區、鄉、村長悉以民團幹部畢業生充任，負責征兵、征糧、征伕和打擊進步人士。此輩與白崇禧有師生關係（白兼民團幹部學校校長）上下朋比為奸，道路側目，怨聲載道。所謂“自衛”，就是要廣西人民供李、白集團壓榨，又出錢又做炮灰。他們也有一套手段，就是以“三寓”政策實現之。這是李、白最主要的政治手段。所謂“自給”，這是一句空話，實際上不過是殘酷剝削廣西人民，滿足其私欲而已。他們為了裝裝“自給”的門面，他們也提出什麼“振興工業”，“發展農業”，實行“二五減租”的口號。其實工業除了由清朝末年以來原設在賀縣八步的平桂礦務局几副破舊機器開采煤、錫、鎢礦外，只有几間小型的工廠，如梧州硫酸廠，柳州酒精廠、骨粉廠而已，此外就再沒有其他工業了。他們為了肆意搶奪外匯和殘酷剝削人民，成立一個廣西出入口貿易處。出口貨物就壓低土特產品價格，強迫收購；入口貨物，則抬高物價。更大開烟賭，遍設苛稅，種種毒害人民的措施不一而足。所謂發展農業，其實廣西並沒有興辦什麼農田水利，水旱災害頻仍，庄稼連年失收，餓殍遍野。至於所謂“實行二五減租”的口號，更屬滑稽。李、白統治集團盡屬地主階級，一向殘酷剝削壓迫人民，地租只有增無減。所謂“三寓”政策？就是指“寓將于學”，“寓兵于團”，“寓募于征”。所謂“寓將于學”，除廣西軍官學校和民團幹部學校為專門培養軍官者外，所有高等、中等學校，都設有軍事訓練部，男生強迫受初級軍官教育訓練，女生強迫受軍隊看護訓練。軍事訓練部總隊長的職權，在校長之上。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因反

对军训而被迫去职，由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兼任。全省废除普通中学，改为国民中学。大、中学校应届毕业生，延长半年时间，强迫受初级军官训练，成为预备军官。女生受看护训练，成为军队的预备护士。所谓“寓兵于团”，就是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兼民团总指挥，另设副总指挥实际负责，各地区如南宁、桂林、柳州、梧州、玉林、宜山、桂平、百色、龙州等地设立民团指挥官兼行政监督，每县成立民团司令部，由县长兼任民团司令，另设民团副司令兼副县长负实际责任。每区成立民团一个总队（等于一营编制），乡成立民团大队（等于一连编制），村成立民团一小队（等于一排编制）。民团兵员平时不脱离生产，于每年农闲时，征调集中训练半个月，最多一个月，在征集训练期间才由公家给养，平时不负养兵之责，战时得到大量兵员使用。所谓“寓募于征”，就是实行全省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度，把募兵制寓于征兵制，颁布征兵法令，将广西十八岁以上的青年至五十岁的壮年都列为民兵，按期征调编入民团训练，这样在每年征集民团训练时，短期周内就可调集几十万人集中训练。所谓“三位一体”是指基层政权组织的乡长兼民团队长，又兼小学校长。由于李、白在广西实行所谓“三寓”政策，平时不用饷养军官，而战时希望得到数以万计的预备军官，平时不用养兵，战时可得到数十万民团做炮灰。他们把所有旧式枪枝，卖给土豪、劣绅、地主成立地方团队，镇压人民。李、白认为不信任的师长、团长尽予撤换，认为忠诚拥护李、白反蒋的尽行起用，建立尽忠于李、白的清一色的桂系军队。

为了两广军事迅速取得联系，和广东合办西南航空公司，又派出代表和各省军阀联络，以便互相呼应，伺机反蒋。如派刘斐联络湖南何键，派温超策联络四川刘湘，派麦慕尧、

黃宗漢聯絡閻錫山，馮玉祥和雲南龍雲，貴州王家烈，又派王乃昌通過蕭振瀛關係聯絡東北軍和西北軍各將領。對於當時反蔣的黨派團體亦有所聯絡。李宗仁、白崇禧此時已成為反蔣的核心人物。

二、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與日本 帝國主義軍部的勾結

白崇禧任第四集團軍前敵總指揮，桂系軍隊到達北平時，蔣介石忌白專橫，視為眼中釘。白準備到南京向蔣解釋，白於1929年年初，從北京經天津海道乘英國商船欲赴南京，船將到吳淞口，日艦突駛近該船，告以蔣已命吳淞要塞司令捕白就地槍決的消息，白即轉乘日艦前往日本得免于難。由是白視日本軍閥為“救命恩人”表示非常感激。而日本帝國主義也就視李、白為理想的傀儡對象。此後日本軍部通過親日派蕭振瀛與王乃昌的關係（王乃昌名季文，系日本留學生，袁世凱任總統時和北洋軍閥時代，曾任眾議院議員，是李宗仁胞桂縣西鄉的小同鄉，最為李所親信，他與西北軍宋哲元軍閥的親信親日政客蕭振瀛為莫逆交。）開始與李白勾搭起來。1935年年初，日本軍部派松井石根大將到香港與李宗仁的代表王乃昌和陳濟棠的代表梁植槐（有一說是程璧金，又一說是陳維周）商妥條件。松井回日後，日本軍部不久派兩艘日輪滿載軍火和飛機駛入虎門，為粵海關所屬大鵬關扣留，李宗仁接到駐廣州沙面日本武官通知後，令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駐粵辦事處副主任關宗騷到西南政務委員會取得命令，并由陳維周派“海周”兵艦由關率兵一連，乘

舰到大鏟关交涉，将扣留的日輪放行，該輪駛至黃埔河面，由關接收。此批軍火計有旧村田步槍五千枝，旧輕机关枪数十挺，子弹百万顆，沈阳兵工厂造旧的山炮数門和炮弹，旧战斗机数架，及大量水泥等，接收后随即运回广西。同年，日本軍部派出軍官、軍曹、軍士多人到广西，由李、白派他們到广西軍校、民团干部学校、航空学校和部队担任顧問和教練官，1936年“六一”兩广事变前李白即以厚礼資送他們回国。

至于日本軍部送給陈济棠的軍火內容，局外人不得而知。李、白投靠日帝后，1935—1936年間，李宗仁在广州經常与日本武官秘密往来，由參議荆冬青（留日学生，湖南常德人，抗日期間，做了汉奸）作翻譯，1936年日本武官和知中佐（土肥原特务系統）在广州沙面日本領事館宴請李宗仁、王乃昌、张任民（李的參謀长）、王遜志、關宗驊，当时从香港調来日本歌妓多人，載歌載舞，以資娱乐。和知中佐亦常到李宗仁牙棚崗官邸密談。王乃昌长期住香港代表李、白与日本駐香港武官秘密往来，此后李、白与日本軍部秘密勾結，出賣祖國，1936年夏在日人的指使下，借抗日为名，发动反蔣內战的“六一”事变。

三、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合 发动兩广“六一”事变

（一）广东方面的情况

先是陈济棠于1933年应蔣介石命派第一軍軍长余汉謀率全軍开赴贛南受蔣指揮进攻紅軍，余汉謀与蔣此时已发生直

接关系。1936年1月胡汉民自欧洲归来，陈、李欢迎胡来广州居住，表示愿意秉承胡的指示。五月間胡因脑充血突然病逝，蔣派居正、孙科南来参加胡的葬礼，居、孙两人秉承蔣意对陈暗示，加强团结，一致抗日，首先要取消西南两部会，这就使陈济棠大为惊惧，认为他的“南天王”地位将发生动摇。此时白崇禧亦来粤参加胡的葬礼，白各极推崇陈济棠，向陈进谏，应当乘此时机，借抗日为名，发动反蔣，最为有利，并详细分析蔣和两广方面的形势，大意是张学良，杨虎城与共产党暗中已有了联系，进行联合抗日，蔣在西北方面，受制于张杨，日人要求华北特殊化，蔣北方受制于日本，日军节节进逼，蔣主力被控制于北方，无力对付两广。此时举起抗日救国旗帜，假道长江北上抗日，蔣无名阻止我方前进，师次武汉，转向东进以取南京，假途灭虢，是为上策。当时粤中将领，有主张反蔣的，亦有认为这样做，就要上李白的当，而主张仍然维持现状的。陈此时犹豫未决，最后由于各术士进言，认为蔣的气运已尽，伯公（陈的别号）气运当阳，顺天应人取蔣代之，正在此时，其兄陈维周从旁撻之。听闻人說：翁半玄为之扶乩，有“机不可失”之句，陈遂决心联桂反蔣。当时第一集团军除原有兵力外已扩充为五个军，两个独立师。除余汉谋、张达、李扬敬的第一、二、三军三个军外，以廖培南升任第四军军长，黄任寰升任第五军军长，陈汉光和陈章升任独立师师长。陈立下反蔣决心后曾召集各军师长来广州开军事会议，训诂他们只有跟他走反蔣的道路，勉励各人回防准备，待命出发。参加会议的军师长，各怀鬼胎，默无一言，匆匆散去。

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终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揭出公开反蔣的旗帜。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名义，伪

令陈、李所部改称中华民国抗日救国军，任命陈济棠为该军西南联军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总司令。颁发印信，陈、李两人同时就职。并飭令仍以第一第四集团军为番号。两部会即于六月二日对南京发出冬电，煞有介事地吁请中央领导全国抗日。并通电全国督促中枢领导抗日，两广国民党各级党部和团体首先响应和发动抗日示威运动。继由第一、第四集团军以陈、李为首各将领联名于六月四日发出支电，请西南两部会明令北上抗日，此时，陈、李、白三个军阀，装腔作势，做尽假抗日的丑态。蒋介石也有其一套阴谋，一方面调兵遣将向两广进逼，一方面故作镇静，召开国民党二中全会，作为缓兵之计，同时暗中进行收买、分化陈济棠内部，大拆陈济棠的台。蒋电陈、李、白咨令遵循五中全会“努力和平，不惜牺牲”的决议案，应当顾及国家安危，不得轻举妄动。两广方面电蒋指责他在华北对日节节退让，而将北方抗日兵力，调向两广进逼，以启内战危机，自召亡国之祸，要求蒋取消所有已签订屈辱的所有中日协定。两广军阀和蒋互相攻讦，电报纷驰，尽属违心之论。两广军阀方面，喊出抗日救国，大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反对内战一致对外的违心口号，用以欺骗人民，掩饰他们进行内战的阴谋和行动。同时广东派出黄麟书、邓青阳、崔广秀、李紱庵和广西派出李任仁等国民党中委五人出席南京二中全会，提出所谓五项救亡方案。进行假抗日的宣传，实则宁粤两方不但无抗日的决心，相反的却借抗日自重，他们不过是勾结日帝共同反共，出卖祖国以自固其权位而已。

蒋介石对陈济棠内部的收买和分化的阴谋果然实现了，副军长兼东江善后委员李汉魂，首先于七月六日通电反陈，挂印离职赴香港。副军长邓龙光及虎门要塞司令李洁之继之通

电反陈。空军司令黄光锐亦率全部飞机投蒋。广东内部大起动摇，陈济棠认为内部将领都不可靠，想起一句老话“打虎不离亲兄弟”，于是任陈维周这个乡村学究看相算命先生为警卫军军长。

蒋介石此时利用国民党二中全会（七月十日召开的）对两广采取分化手段。他认为广西李白内部团结，没有破绽可寻，暂不轻动，发表李宗仁、白崇禧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而认为广东内部分化已经成功，发表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以余汉谋代之，彻底解决广东全局。余汉谋七月十四日在大庾通电就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职，电逼陈济棠释兵下野。又电粤军将领，加以抚慰，共同促陈离职，以免同室操戈。驻韶关第二军军长张达首先响应，通电服从“中央”，欢迎余汉谋回粤主持。其他军长李扬敬，繆培南，黄任寰均持观望态度，不听陈的命令，陈济棠见到大势已去，不得不发出巧电，通电下野。遂于七月十八日借英国兵舰的保护离粤赴香港过其富翁寓公生活。陈济棠在未下野之前，尚希望东山再起，认为只有陈汉光一师是自己可靠的子弟兵，命令该师开往广西归李白指挥。当时拨给李、白子弹数百万发和光洋二百四十万元，原为准备陈汉光师开进广西的军饷和抗击蒋介石之用。陈下野后，陈汉光不愿入桂，最后归余汉谋改编。

李宗仁预知陈济棠决定下野，于七月十八日下午四时由高级参谋林周熙护送乘西南航空公司客机飞回梧州，临行命令广西绥靖主任公署驻粤办事处主任关宗脉必须设法将这批弹药和巨款运送回桂。这批弹药在陈济棠离粤赴港之前亲交由参谋长何萃保管，关得到何萃和广东省银行行长沈载和的协助，于陈走后次日（七月十九日）即将银元子弹全部运送

回梧州。余汉謀在陈济棠下野后，于七月二十二日回粵任广东綏靖主任兼第四路軍总司令，黃慕松任广东省政府主席，至此广东省已完全归蔣介石控制了。

（二）广西方面的情况

广东陈济棠垮台后，形势大变，反蔣重心完全移到广西方面。“六一”事变后，广西的軍事方面：从原有的第七、第十五两个軍，扩充为四个軍，除第七軍軍长廖磊，第十五軍軍长夏威外，扩編第八軍第十九軍，以李品仙为第八軍軍长，鍾祖培为十九軍軍长。临时成立空軍，以林伟成为空軍司令，将日本送給的旧战斗机和高級教練机編成三个队，以宁明阶，郑泽湘等分任空軍隊长。“六一”事变之前，李、白已与旧十九路軍軍长蔡廷鍔早有联系，此时由蔡号召旧十九路軍將領到广西集合，編成一个师，以翁照垣（十九路軍將領）任师长，区寿年，黃固均任軍职以厚实力。另方面将全省民团調集編成六十个团，分別划归各地行政区指揮。广西分为十个行政区，南宁、桂林、梧州、柳州、平乐、玉林、龙州、百色、宜山、桂平、以李华新、陈恩元、陈良佐、尹承綱、蔣如荃、陈錫光、李新俊、苏新民、杨景星、黃梦年等分任行政監督兼民团指揮官。政治方面：对民众宣传抗日救国（他們实际上是通日卖国），組織所謂各团体民众三百余人去南京向国民政府請愿，这些人到香港后，买不到船票，折回广西。同时邀請各方面抗日反蔣各党派团体人士，到广西以壮声援。如李济深、蔡廷鍔、章伯鈞、彭泽湘、邓初民和抗日救国会楊东莪等都到了广西为李白撑腰，在香港方面除了广西办的珠江日报为李白“抗日救国”宣传外，同时也津貼一些大小报为广西大肆宣传（香港方面宣传由

黎蒙和關宗麟負責，（黎蒙于广州解放初期任香港新生晚报社长）。上海方面的一些报刊，也同样为李白宣传“抗日救国”（听聞由陈劭先負責）。广西方面不同于广东陈济棠，他們有反蔣的決心。蔣介石看到广东陈济棠这样易于垮台，也就认为李白和陈济棠同样的命运，改用調虎离山的强硬手段，把国民党二中全会任命李白为广西綏靖正副主任的決議取消，改用国民政府命令发表，調任李宗仁为軍事委员会常务委員，白崇禧为浙江省政府主席，調任黃紹竑为广西綏靖主任。蔣以为把黃抬出来（黃是桂系的头子之一投蔣者）就可以分化广西內部，相反，李白內部更加团結，一致反蔣。

蔣介石同时將嫡系部队陈誠、卫立煌，調集广东与余汉謀部队分向广西梧州、賀县和南宁边界进逼，薛岳部队由貴州向广西宜山边界进逼，又命蔣嫡系甘丽初和何鍵部由湖南向广西桂林、平乐边界集中，从四面八方包围广西。同时派空軍每天飞扰广西的上空，威胁李白离桂就新职。但李白亦不示弱，电南京有关方面責蔣违法擅改二中全会的決議。蔣以卅电李白对調任新职假意加以解释，威胁利誘，劝李白两人就任新职，团結对外。并严詞誥誡李白不得侵犯邻省。李白七月卅一日，复蔣三十日电，假作緩和空气，对于更調新职表示諒解，請蔣指示抗日救国大計，并請令黃紹竑回桂商議善后事宜。蔣又电复李白，大意是救国大計，关于外交方針，早已于二中全会明白宣布，并責李白份屬軍人，宜遵照执行，不应越权过問，依旧要李白离桂就任新职。并約李白到广州见面。此时，蔣桂双方文电交馳，互相攻訐，已成針鋒相对，劍拔弩张之势，但在全国人民严厉譴責下，誰也有所顧忌，不敢甘为戎首。

在这样密鑼紧鼓的形势下，这时出了一个关键人物——

